

第七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请叫我麦子

主编 杨晓敏 秦 俑

田洪波的小小说散发出浓浓的白山黑水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
他用小小说为那些善良百姓平凡的生命寻找光明和人性救赎。

田洪波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地传媒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请叫我麦子/田洪波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7.4

(第七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自选集)

ISBN 978-7-5559-0355-0

I.①请… II.①田… III.①小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4097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94 000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请叫我麦子	1
祖宗袋	5
单提溜	9
爹的底气	13
庆捷	18
上三旗	22
那时爱	26
幸福来敲门	30
随车老人	34
夜深沉	38
故乡云	42

盼哥	47
慢捻儿	52
兵娘	56
遇见	60
梅的记忆	64
我在这儿	68
秋意浓	72
雾霾	76
罗叔	80
蛰伏	84
只剩回忆这首歌	88
铁塔	92
把你宠坏	96
忌口	99
老牛买房	103
坐福	107
水清清	111
请你快乐	115
影子	119
老郭传奇	123
纸飞机	126

初见	130
某个下午的心事	134
门前柳	138
你接着说	142
源头	146
清明书	150
噪音	154
传奇	158

请叫我麦子

麦子回村两天了。麦子很郁闷,他看到一张张笑脸,却唯独听不到有人喊他麦子。无论谁,都恭敬地称他麦总,尽管麦子不时提醒,叫我麦子就行了。

十五年,弹指一挥间,麦子感觉到乡邻的一丝陌生。

当年,麦子还没铁锹高时,孤寂的爹去世,家里家徒四壁,连买棺材的钱都拿不出来。当时的村支书徐原胜眼泪纵横,让人砍了村口的两棵老树,做成一副像样的寿材,又有乡邻凑米凑面,才算体面地帮麦子安葬了爹。那时,麦子动过辍学打工的念头,乡邻不允许,硬是帮衬着把麦子供上了大学。此情此义,麦子一生也报答不完啊!经过多年拼搏,麦子已摇身变为一家千万资产企业的总裁。老支书徐原胜的儿子徐文广也接了班,迫于县里招商引资不力撤职的压力,打电话找到了麦子,

也恰好与麦子回村看看的想法不谋而合。

回村当晚，麦子看到村委会给他腾出的房间放了两箱矿泉水，问徐文广何意，徐文广红着脸说，咱村的水你不是不知道，怕你喝不惯。

没有乡邻亲切地唤他麦子，又待客一样给他准备矿泉水，麦子胸口闷得慌。麦子说，我是喝前进村的水长大的，你和我又是光腚娃娃一起长大的，你不是不知道这些！我虽然现在打拼在城里，可还没娇惯到要喝矿泉水才行。

徐文广有些尴尬，下意识想摸兜里的中华烟给麦子抽，犹豫一下，从另一个兜里摸出莫合旱烟递给麦子，麦子难得地露出一丝笑。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麦子一边卷烟一边说，我回来的事，没让你惊动县里，你做得不错。

徐文广眼前映出招商会上县长的脸，嘴角咧了一下，默默点头。你也别太为难，就是想让你回来看看，是否投资看情况再说。

麦子不说话，只用含笑的眼睛看徐文广。

吃过早饭，麦子和徐文广一前一后走到村里最高的山坡上。望着山下的村庄，麦子眼里含了泪。十多年了，咱村变化不大，吃水还是那么紧张，还靠村里的那口老井……徐文广低下头，我能力不够。

麦子狠狠捶下徐文广的肩。我早想过了，你看，如果从百

里外的凤凰水库引水上山,在山上建一个容量五千立方米的大水池,再铺设十公里左右的管道到田里,就能实现自流灌溉。粮食会至少增产一倍!

太好了!徐文广站起身,握住麦子的手,谢谢……麦……总!麦子愣怔,你怎么总是这么见外呢?我不是说过,请叫我麦子,咱俩是发小,还用得着这么虚伪地客套吗?徐文广的黑脸泛上红,是……麦……总!这句话脱口说出,两个人又愣怔了,然后是沉默,气氛多少有些尴尬。

除了上田间走动,麦子还会逐户串门,东家寒暄,西家问候,耳边响起的依然是一声声恭敬的麦总。麦子就笑着责怪,叫我麦子吧!村里辈分大的高爷严肃着皱巴巴的脸,那可不行,如今你的钱连村子都能买下呢。麦子啼笑皆非,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当年乡亲们的帮助,就没有我麦子的今天啊!你们也是看着我长大的!大家点头,有人插科打诨说,你给咱村争了脸面呢!送麦子往外走,依然下意识说出,麦总走好。麦子摇头了,麦子不能不摇头。麦子感觉像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村落。

麦子围村转时,每个迎头撞见的乡亲,也都亲热地喊他麦总。麦子干脆不瞎逛了,他让徐文广找来纸和笔,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写东西。徐文广想偷瞄麦子写什么,麦子不让他看。

麦子又去看那口老井,在井旁待了很久。

早晨,徐文广照例到村委会看麦子,却见麦子的轿车停在门口。徐文广表情复杂地走进屋,见麦子正收拾东西,迟疑着问,你这是……要回城里?麦子面无表情,肯定地点点头。一切收拾停当,麦子拍拍徐文广的肩,想说点什么,又咽回去了,只在把脚迈上车时说,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麦……麦子!徐文广搓着手,真的要走吗?

你叫我什么?麦子眼里突然涌上一丝泪花。

祖 宗 袋

刚翻过一道山梁,知青就看见一双绿莹莹的眼睛。他下意识地收住脚步,用手擦了擦眼镜,确认那是一匹狼。狼的五官和体毛很周正,看不出是否处于饥饿状态。知青的头皮麻起来了,一双瘦腿开始哆嗦,后悔自己一时意气用事要拜什么祖宗袋。

知青是满族人,插队在这四川大凉山中。今天是除夕,但凡辞岁之夜,满族人都要行祭拜先人之礼。先人就是老祖宗,后裔常把他们的遗物用个袋子装着。早前听闻被打成右派的广东人下放到距知青插队的村子三十里的大风坡,知青就有了借拜的念头。他猜测“右派”私藏的祖宗袋没丢。据传,右派的祖宗袋曾差点被当成“四旧”没收。

不敢轻举妄动,知青就那么远远地站着看狼,同时伺机寻

找可以抓到手的物件,想着不行的话就来个鱼死网破。他左上手上拎着个网兜,装着一饭盒饺子和几大块饼干,还有两盒午餐肉罐头。狼也耐心十足,偏着头不错眼珠地看知青。它坐在那里,远看就像一条普通人家的看门狗。

此时正是黄昏,夕阳西下,一抹霞光照进山坳。

对峙到最后,知青挺不住了,率先做出反应。他几乎心疼得把嘴唇都咬破了,拿出午餐肉罐头,小心启封。狼这时站了起来,观察他的举动。知青轻轻把罐头扔向狼,狼抬头看看他,慢慢凑上前去。那罐头有着致命诱惑,狼大快朵颐,很快风卷残云,坐下来继续看向知青。知青又把饼干扔过去,连带着几个饺子,狼快乐地吃起来。吃完再看知青,知青壮着胆子摆了一下手。狼似乎嗅出了其中的微妙,迟疑片刻,转身跑进树林里了。

知青一头冷汗,踉踉跄跄,抄近路朝右派所在的大风坡跑去,很快大汗淋漓。等他进了大风坡天已经黑了。眼镜掉在地上,半天才找到。

寻到右派住的看山屋,右派惊吓不已,诧异地问,你从哪里来?找谁?

右派早先住牛棚,上级看他也没啥反动倾向,就把无人住的看山屋给了他。平时右派就看山守林,闲时看看书。

知青说明来意,同时拿出那些吃的。右派惊讶得瞪大了眼

睛。你是听谁胡诌的,我哪儿来的祖宗袋!

知青说,老师,我看过你发表的小说,我不信你是不说实话的人。

右派用手撩了下长发,不言语了,把一双手抄在袖子里,歪坐在炕上,喉结上下滑动。

知青说,我比你年轻,但有些道理我懂,我不会给您带来麻烦。今天是除夕,这附近也没什么人,您拿祖宗袋祭拜不会被发现。我跑了这么远的路,就是想着咱们都是满族人,祭拜搭个伴儿。再说,不管时代咋变,咱的祖宗不能忘吧?

右派依然不说话,知青把饺子在桌上推了一下,队里包的,我一个也没舍得吃。怎么样,一起过个年?

右派站了起来,看你也是个实诚人,行,我信你!一起过年!

两人把饺子热了,右派找出一瓶老酒,以及一些咸菜,吃起了年夜饭。右派说,你只身跑三十多里的路,就为祭拜先祖,今后准能成大事。家里人哪年到的广东?那边还有什么亲人吗?

知青带着醉意说,我祖上本姓佟,辛亥革命后篡权的军阀不是仇视满族旗民吗?为了生存,八旗子弟埋名改姓,佟就改为童年的童了。小时候我见过祖宗袋,如今这物件可是不多见了。我插队两年多,早听说有你这么个同族人。

两人越聊越投机,看时辰已到,右派晃悠着身子拿出祖宗

袋。祖宗袋由黄布缝制，一尺长，宽八寸左右。装的是先人从东北老家来粤所带的纪念物或遗物，一般由长房长孙承接和保管。相传过去满族人离开东北老家时，按照习俗，要带走一点物件做纪念。原先多用祖宗盒，由于回关内要历经数千里，很不方便，就改用布袋装。知青净过手笑言，看来您在家排行老大。右派微笑点头。

祭拜完毕，知青意犹未尽。两人又聊起右派手头读的书，是苏联一部长篇小说，右派得意地朗读出声。后来右派答应把书借给知青看，期限约定为一个月。知青想连夜回队，右派不答应。你疯了？这么黑的天，路又远，太不安全了！

两人躺在火炕上，兴奋地聊，连谁最后说的话都不记得了，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起，右派早备好了焯好的南瓜，让知青带着上路。知青走出很远了，右派突然问了一句，你还没对象吧？

当年的右派就是我。知青曾是我妹夫，一座北方城市被“双规”的市长。

单 提 溜

单位组织义务劳动,地点选在市区一居民小区,主要是清运垃圾。热火朝天中,笔杆子老闫发现一盆完好无损的吊兰,老闫笑言,这单提溜怎么好像和我有缘啊?

有人不解,问吊兰怎么就与你扯上关系?

老闫轻抚秃顶,说这花花名吊兰,俗称单提溜,现在一般人并不待见它。它是相当常见的垂挂式观叶植物,喜欢半阴光线生长,体积小,但枝叶艳丽美观,这好比是我,从青涩小子到如今老朽不堪,材料写了十几麻袋,写到头顶寸毛不生,可前途呢?依然半明半暗,云里看月。装饰家居少不了这花卉,可它有多重要,在人心占多大位置,谁能说得清?我为机关贡献大半余生,几番考核,也只混到党委委员,上,上不去,下,不甘心,就像它一样单提溜着,难言缺我不可,可见同病相怜啊!

大家哂笑,说今天可是个大晴天,你怎么这般忧郁?这般多愁善感?老闫又自嘲一番,在插科打诨中将吊兰留下了。

自此,老闫的办公室有了一抹亮色。吊兰被高高吊在窗台上,老闫个矮,找高个同事给吊上去的,每次浇水,老闫都是踩着东西踮脚浇。谁来都诧异,怎么凭空多出这样一盆花卉?老闫一概告知花叫单提溜,来人多半会哑然失笑,看老闫的眼光意味深长。

吊兰也颇给老闫争脸,不多久就长得枝繁叶茂,翠翠绿绿的了。

日子像温吞水,无滋无味地向前流淌,无风也无浪。老闫的背似乎越来越驼,眼镜的度数也似加深了,不到一米六的身躯看上去就像一个老小孩。无事时,老闫会眼望吊兰,出好一会儿神,有事情被打扰,他会好半天回不过神。有同事私下感叹老闫的命运多舛。

这节骨眼上,原市委书记被上级组织约请谈话,紧接着就不见踪影了。很快市委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任命一位新书记,各单位开始忙着汇报,老闫这个笔杆子自然也当仁不让地上阵了。想着新书记到任一时半会儿不会研究干部,老闫的材料写得很慢,被局长逼急了,老闫才咬牙买回一条烟,熬了两个通宵,将材料弄齐整了。然后,他的心思就又牵挂在吊兰上了。

也就个把月的光景,组织部门的同志又搞考核,老闫依然

是被推选对象，不过老闫已经见惯不惊，侍候起花来倒格外用心。

局长在办公室调侃他，这次你不会像这单提溜单吊着了，这次很有希望。老闫无事人一样淡淡一笑。

转天，局长交给老闫一项艰巨任务，省里一家系统杂志组织地市级书记访谈，局长示意老闫以书记名义写份材料，要求他施展出全部才能，把访谈写得漂亮些，争取给书记留下个印象，便于他下步提拔。

老闫不敢怠慢，起早贪黑，煞费心机，写出一篇沉甸甸的访谈材料。拿给新书记过目，新书记改动一些后大笔一挥：“这材料写得不错，可发！”

不料稿子传到指定邮箱，发出来的却是初稿。局长气得用手指着老闫，半天才破口大骂：“你脑子进水了？不会看仔细点儿？不会亲自送到省里？”说着眼睛瞭到吊兰，“我看你这辈子就是单提溜的命！看书记怎么说吧，我猜你是没戏了！”

老闫撞墙的心都有了，他锁上办公室的门，望着吊兰，思绪万千，懊悔得用头撞墙。

翌日下午召开常委会，至下班时局长找老闫，意味深长地望着他不说话。

老闫的呼吸都快停止了，也不敢看他。局长半天才说：“你小子命好，书记没怪罪你，倒认为提拔你这样的干部是实至名

归。这次你小子真提了,副局长!”

老闫回到办公室还不敢相信一切都是真的,他望着吊兰出神,望着望着,登高把吊兰剪下来,看了一眼杂草丛生的后院,丝毫没有犹豫,将那盆吊兰痛快地从三楼窗户扔了下去。然后,他“嘿嘿”地笑出了声。